

“零近视”小学没讲完的故事

若非亲眼所见,我是不会相信有“零近视”小学的,但在云南群山环抱的山村中,确实确实有这样童话般的存在。

2022 年,我跟同事发现红河州湾塘小学是“零近视”。今年,我们又发现了两所同样的学校,它们是位于普洱市孟连县的腊福小学、戈的小学。这三所村小凭借每天三小时以上的“超长”户外运动时间,创造了“零近视”的奇迹。

我们之前做过不少报道,讲述了他们“零近视”的做法,“湾塘经验”还被推广到了全国。但对我来说,这三所学校的故事还没有讲完,思考也未曾停止。

在腊福小学,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做眼保健操、眺望远处。新华社资料图“希望他们替我看清”

在这三所“零近视”小学,我遇到了几位“眼镜老师”,他们让教育呈现出另外一种画面。

在湾塘小学,校长孙付标的眼镜腿上缠着胶布。因为天热,他鼻头上的汗从没消失过。每天清晨6点半,他都会站在旗杆旁,看着孩子们像小鹿般晨跑。

“我们学校一直以不戴眼镜为荣,作为‘眼镜校长’,我很羞愧。”阳光穿过他镜片上的圈,在晨雾里折射出七彩光斑。“我的遗憾,成了我的责任。”

“我们这批‘80后’‘90后’,比谁都懂得失去清晰世界的滋味,都怪小时候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用手电筒看小说。”同样戴眼镜的语文老师毛合明说,“我一直觉得,保护好学生视力,是我们这代‘眼镜教师’最想送给他们的礼物。”

700多公里外,腊福小学的“眼镜老师”李院平也有同感,“我常拿自己当反面教材,告诉学生近视的不便。”他摘掉眼镜,指着远处的青山,“我看不清的远方,希望他们替我看清。”

最感受到模糊之不便的人,最努力地为他人争取清晰。我忽然明白,这些“眼镜老师”是在用自身缺憾,完成对明眸的守护——他们会陪孩子们打篮球、羽毛球;他们会教孩子们耕地种菜;他们会跟孩子们一起做眼保健操;他们会在阴天开足教室所有的灯;他们会督促孩子吃饭不挑食、睡足10小时;他们会把视力是5.0(即国际标准1.0,低于1.0,说明视力低于正常标准)的孩子名字记在本上,默默关心……

教育,既要为孩子指路,还要为他们守护好看路的眼睛。

铁律悖论

医学研究早已证实,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运动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良

方,因为阳光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,从而有效抑制眼轴变长,而眼轴过长正是近视的主要诱因。

这个道理简单如呼吸,却成了现代教育最难坚守的铁律。就像明知糖有害,却无法抗拒甜食的诱惑;明知户外运动重要,却总以各种理由逃避锻炼。

困境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:“教育焦虑”推倒第一张,此后是家长担忧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学校担心安全和升学率……最后倒下的那张,正是孩子眼前的澄澈。

云南三所小学之所以没有“小眼镜”,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补习班、没有学区房、严禁电子产品入校。在校园中,他们遵循着最朴素的逻辑——让阳光下奔跑的孩子看得更远。

“多运动有什么不好?孩子们身心健康、三观正确最重要,视力好是一辈子的大事,是看见美好世界的基础,做错题、没考好都是小事。”腊福小学校长段绍春的话深深触动了我。

原来,最简单的道理最难践行,因为需要我们与根深蒂固的观念抗衡。

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失去的常识。

“放飞”

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孩子们测视力,

每个孩子都能看到视力表最后三行,有的甚至能轻松看完最后一行。每每遇到这样的小朋友,我都会翘大拇指,不时说:“太棒了,5.3(2.0),飞行员的视力。”

在戈的小学视力检测结束后,有一个小男生怯生生地问我:“阿姨,看到最后一行,真的能去开飞机吗?”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,这个男孩眼睛亮了,他转身跑向操场,那个蹦蹦跳跳的身影,兴奋得仿佛已经触摸到云端。

也许这些孩子还不完全明白,每天三小时户外活动意味着什么,它不仅仅是视力表上5.2(1.5)甚至5.3(2.0)的数值,更是人生选择的广度。

在当今社会的职业版图上,上百种岗位对视力有着严苛要求:国防、航空航天、高端制造与工程、航海与交通运输……大多需要4.9(0.8)以上的裸眼视力,而这一数字却像隐形的栅栏,挡住了不少孩子的梦想。

夜深时,我反复地看摄影记者拍的“零近视”小学照片,那些黑白分明的瞳孔里,倒映着蓝天、远山和无垠的未来。

我一直在思考,是否可以放慢一些脚步,去听一听远山林间传来的欢笑,看一看三小时阳光中成长的少年? 因为,正是他们,让教育的最本真模样更加鲜明。

(新华每日电讯)

大通炕 (中篇小说)

萨若兰



(接上期)

十三

六月中旬以后,辽西大地细雨绵绵。

这天,柳树营子村来了二十多名义勇军伤员,他们是在边里与敌人发生激战而受伤的。那苏图家住进五名重伤员,被安排在他家厢房里。

义勇军里有一名女卫生员,叫多兰,正值青春年华,和德力格尔年龄相仿,看起来文静而稳重。她每次来给伤员换药,都显得匆匆忙忙,因为二十多名伤员要靠她一个人护理。那苏图就安排满德日娃帮忙给她打下手,捎带着学习一些伤员护理知识。

由于多兰和满德日娃精心护理,伤员身体恢复很快,多数归队,只剩下几名重伤员。

多兰给伤员换完了药,好不容易有了点闲暇,于是看书打发时间。德力格尔从外面进来,见多兰正在聚精会神地看《论持久战》,便和她攀谈起来。

德力格尔问她:“书上的那些字你都认识吗?”

多兰说:“当然认识,我在海州城念了六年书,参加义勇军以后,高连胜达日嘎通过黄显声处长还把我推荐到延安学习过呢。”

德力格尔钦佩地说:“真羡慕你,我只念过四年的私塾,日本人来了,私塾就解散了。”

多兰转移话题说:“这阵子只要大家参加战斗就有人员伤亡,我实在是忙,想回家看看我阿爸都没时间。”

德力格尔问:“你家在哪儿住?”

多兰回答:“我家原来住柳树营子,后来搬到诺颜格日住去了。”

德力格尔吃惊地说:“你是桑布王爷的女儿? 你变化也太大了,都认不出

来了!”

多兰笑着问:“那你说是变丑了还是变好看啊?”

德力格尔说:“变好看了呗,真是女大十八变,越变越好看啊!”

多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德力格尔早就听说多兰在海州城里读书,没想到在这里遇见,感到很意外。多兰也感到有点唐突,她向德力格尔讲起自己参加义勇军的经过:

在海州城,多兰和同学们参加反日游行,被日伪军打散,她和同学李小莉沿着胡同奔跑,迎面遇李伊凡先生,把她们带到家中隐匿起来。李小莉是李伊凡先生的女儿,李家迁到柳树营子住下以后,多兰不愿意回家,就女扮男装投奔了义勇军。

德力格尔了解到多兰就是桑布王爷的女儿,失去了一半的热情,对她仅以老乡相称。因为桑布王爷是他们家的仇敌,这一点多兰也很清楚。

可是久而久之,德力格尔发现多兰不仅知书达理,而且很有进步思想,和她的父亲有着天壤之别。

有时,德力格尔和多兰也谈到她的父亲,说:“你阿爸和你可真不一样,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就是他的女儿。”

多兰呵呵地笑着说:“可我就是他的女儿啊,有啥不一样呢?”

德力格尔说:“反正是不一样,你阿爸太反动了,你最好劝他不要与人民为敌,勾结日本人。”

多兰说:“我阿爸是我阿爸,我是我,不能混为一谈。”

德力格尔说:“如果你阿爸继续与人民为敌,人民就可以把他推翻。”

多兰扭过头去,再也不听了,可她喜欢德力格尔的睿智、阳刚和勇敢,她也知道如果两人交往下去,德力格尔和

她的父亲就是一对不可融合的矛盾,而且这两个人,她哪一样都不能舍弃。虽然他们之间谁也没说出那个字,但在别人眼里,他们就是一对恋人。

多兰说:“我阿爸也受伤了,等伤员们好了,我回家看看他,和他好好谈谈。”

德力格尔说:“你不用着急劝他,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转变,实在不行,咱也救不了他,充其量是道不同不与之谋。”

多兰说:“我阿爸是个很顽固的人,如果说不通,我也没办法。”

德力格尔说:“要是那样,你阿爸就不可救药了。”

多兰终于有了一次回家的机会,陪她一同回来的还有德力格尔。可是,德力格尔把她送到她的家门口就回家去了。

多兰一进屋就撒娇地喊爸爸,桑布王爷呵呵地笑着说:“哦,你还知道想爸爸,是吧?”

吃晚饭时,桑布王爷慈爱地看着女儿说:“你可是很长时间没回来了,听说还加入了义勇军,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和我商量呢?”

多兰解释道:“阿爸,整个海州城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椅了,我还能去哪儿啊?”

桑布王爷说:“回家来啊,一个姑娘家,就这么在外面野混,成何体统?”

多兰说:“才不是野混呢,我是在抗日。”

桑布王爷一听抗日这个字眼,生气地说:“抗日是男人的事,一个姑娘家的,抗啥日啊? 阿爸受伤这么多天,你都不回来一趟。”

多兰说:“我不是没时间嘛。”

桑布王爷说:“你成天忙个啥啊? 搞对

象了? 我看你心都长到外头了,还说一句对付一句的,翅膀硬了,是不?”

多兰受到父亲的数落,再也吃不下去,把筷子含在嘴里,不做声了。她想起德力格尔的嘱咐,耐着性子听着父亲的唠叨,觉得父亲的性格变了,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多兰想了想,解释说:阿爸,我心里不是没有你,只是我参加了抗日,有了新的人生目标,也有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战友,真的是太忙了。

桑布王爷发现自己对女儿的教化丝毫没起作用,生气地说:“你别老是抗日抗日的,义勇军就能干过洋枪洋炮的日本人啊? 更不用说那些土枪土炮的游击队了,饭都吃不饱还抗日呢,尽扯犊子! 阿爸要是不和日本人搞关系,咱家第一个就被他们端了,还有你吃饭的地方吗?”

多兰说:“可日本人是咱们的敌人,你为啥偏偏和敌人交往呢? 阿爸,以后你不要和游击队作对,和那苏图家作对,免得激起民愤。”

桑布王爷一听,更生气了,大声喊叫:“那苏图家和你啥关系? 你和他家的德力格尔搞对象了?”

多兰说:“阿爸,我喜欢德力格尔,至少人家是抗日的。”

桑布王爷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样的现实,气得直瞪眼,啪地一声一巴掌打在女儿的脸上,多兰也啪地把筷子放在桌上,捂着脸离开了家。

桑布王爷试图追回女儿,在后面喊,可是多兰头也不回就出了大门。

多兰没想到,德力格尔就在大门外等着自己。

在多兰的鼓励下,德力格尔决定参加义勇军,他先把多兰扶上马,两人朝着骆驼山进发。

(待 续)